



堂讀史管見卷第二十六

宣宗

唐紀

以右常侍李景讓為浙西觀察使其母鄭氏嚴明其家貧宅後古墻陷得錢盈舡母焚香祝之曰無以而獲身之災也天若矜其貧而賜之則願諸孤學問有成此不敢取景莊老於場屋每被黜母輒撻景讓然景讓終不肯屬主司曰豈敢效人關節乎

賢哉鄭母及李景讓之為也築陷墻之代負高平主烈矣其言曰無勞而獲身之災也則雖誦六藝至公卿者有不逮焉貪鄙誇勝之人獲則已矣何有勞無勞之間獲則以為福矣何身災不災之恤景讓寧歲歲受撻於母以任不教第之責終不一言於有司以免請屬之罪其視楊國忠置

暄上第者為如何故鄭夫人之子李常侍之母皆賢遠於人
人可以激頹俗者也

上受三洞法錄於衡山道士劉玄靜十二月朔日食

宣宗盡反會昌所為蓋以不見禮於端陵故也而有不能
反者即位之始即信方士受法錄是已在端陵朝與是事
者趙歸真也方且殺之遽又效之心蔽於求長生陷溺而
不可解是以謫見于天日為之食苟能仰思其故知至明
之物而有侵翳昏暗之象何從致之以克正嚴事則他日
必免金丹之禍矣

李德裕執政有薦丁柔立者德裕不用及其貶也柔立為右
補闕上疏訟其寃坐阿附貶南陽尉

為人各有心私欲萬殊也故命一相以公道揆之為一相

之未免私徇也故人君以身率之若宰相行私必不能表
正百官若人君行私又何以責宰相故公者君相之要
道也李德裕公私參半是非莫掩宣宗去其非取其是則
公道得矣乃又以好惡偏黨勝之故雖竄德裕于鯨波之
南炎毒之地在德裕固有以取之而人終不服者為宣宗
有私故也丁柔立行治不多見以為德裕仲寬一節觀之
必克己正心之人也不為德裕所用而終無怨情仍論達
之使宣宗而留意公道則柔立正可獎用者曾不能然其
自為偏私也欲臣子之奉公難矣

憲宗之崩上疑郭太后預謀又所生鄭太后本郭后侍兒有
宿怨故上待郭太后禮殊薄郭太后意快快一日登樓欲自
墮上大怒是夕崩外人頗有異謀不附于憲宗不洽葬于景

陵為鄭太后故也

古之人重嫡妾之辨以人道尊其父也善擊矩者居中央以視四旁上下則過與不過皆見焉父之妾猶父之僕與也吾之母則父之敵體也舉父妾儕之母而可則崇父之僕與而儕諸父而可乎故聖人之教曰父母有愛妾沒身敬之不衰敬之者不陵瀆云耳非加尊奉與庶齊也成周而上無越禮亂制之事以私恩崇其所生始見於春秋孔子一貶再貶而不足至於屢貶大則譏天王次則譏冢宰上則譏為之夫者下則譏為之子者以示嫡妾之不可紊其為後世法戒深切著明矣兩漢至唐得失並載史冊其有明哲之君不敢行僭亂之禮者或以封邑稱君或以太號稱妃未有議之者也今宣宗嫡母鄭太后無恙聽政之

初遷奉太后侍兒比肩宸極此何禮也鄭氏有宿怨是以寵廢失禮於嫡宣宗又用其言錫削太后儀數此又何禮也八后汾陽之孫憲宗正妃逮事順祖母儀五朝今為庶子所陵其快莫如宣宗所當恐懼自責思悅愉其意者乃親行絀涕以快妾母之憤豈人理哉設使太后得罪先帝臣子猶無貶黜之禁况過失不聞徒以曖昧之說加之逐不信令罪不得補庸其與李孫意絕昭公于兆域何以異矣見故按見行事錄前史疑似之言正名宣宗殺母之罪使知大惡之不可以小善掩嫡母之不可以妾母黜雖獲罪于妾母而不可不

改備邊慮為延資堂

宣宗盡反會言之以宣宗所不禮故也而有不

能及者或備邊庫為此資庫是已武宗德裕之為備邊庫
欲取河湟也今是吐蕃國亂紛爭三州六關先已來降特
命巡京靈武鳳翔邠寧等鎮應接而已非有戰師饋賞之
費若會日收事... 及受請道進... 不我宜不待旦而毀也今不毀其庫
不散其積而徒更其名何也若以此意施於廢寺不亦善
乎
孫樵上言百世耕織不自溫飽而羣僧安坐華屋美衣精饌
率十戶不能飽食一僧武宗憤其然髮十七萬僧是蘇息百七
十萬戶也陛下柰何興之於已廢乎

論事於人主必陳其治亂之本原辨之而明猶或藐藐其
聽若徒言不流之害固宜不納若孫樵之論復僧塔寺是

使佛教有益於生人雖以百七十萬戶養十七萬僧誠
不足愛何者所費者財力而所資者善道孟子所謂有功
可食者也惟其殄滅彝倫敗人理雖吸風飲露巢居野
處將廢之况華屋精饌以美其惰游乎此自聖帝明王之
所以除豈繫於武宗舉措之是非哉如此庶乎其有感矣
蓬果君盜依阻雞山掠寇三川命果州刺史王贄弘討之宰
相崔鉉曰此皆迫於饑寒一使者招諭可平矣乃遣京兆少
尹劉潼潼請不發兵攻討至山中真削宣詔赦之賊皆降潼
歸館而贄弘至竟滅之

崔鉉以宰相請遣使而止發軍劉潼以使者請說降而罷
攻討其計慮一也然皆未嘗得可報則宜再請以為二策
兼用非王者威懷遠人之體必欲用兵當俟招諭不從乃

進耳今不俟可報而遽遽行羣盜已降王師滅之此乃司馬氏所謂信為大者惜哉韓信下齊不顧酈生李靖伐突厥不恤唐儉此兵家祖詎僥倖一勝聖人所謂行一不義而得天下不為者也李文饒又引以為例曰止可令主宰失信豈得損朝廷威命愚以為非矣處已處人一也將帥仗國威命豈有置之失信之地而可者必若蒲人之約尾生之期城下盟牛僧孺之信然後君子有不守矣

雍王漢薨追諡懷太子

雍王位在第二上有寧王宜為太子者也舍生者不建而以儲君之名贈諸不當得之死者果何意歟立子以長不以過惡聞獨以母亡無寵常在十六宅而諸弟皆居禁中故漢與滋得愛於上漢既死涇為滋兄沂為滋弟其下猶有潤洽汭汶四王一紊其序豈不各起覬覦之心乎宣宗察慧整整而暗於大理他日所愛者不得立所惡者反得立是徒設好惡之私心而自棄之也

上事鄭太后甚謹不居別宮

孝老人君之盛德也以問安侍膳於別宮之遠也而左右就養朝夕服勤自太宗玄宗肅宗憲宗身雖違事皆無違孝之譽而宣宗能之可不謂賢乎若心通正理移此心以奉鄭太后則何以加諸無間然矣乃聽所生之譖不禮其嫡待之以震怒施之以弑殺不自知其罪惡之大也而區區焉妾母是孝所謂計未遺本飾小善害大德豈所以為孝乎

上問韋澳曰外間謂內侍如何對曰陛下威斷非前朝比上

閉目搖手曰尚畏之策安出澳曰若詢外廷恐復生變不若就其中擇有才識者與之謀上曰此乃末策朕已試之自衣黃衣綠至衣緋皆感恩比衣紫則相與為一矣上又與令狐綯謀綯密奏曰有罪勿捨有闕勿補自然盡矣宦者見其奏益惡朝士南北司如水火矣

韋澳之言乃策之次者非末策也昔李德裕討上黨憲監軍沮撓與樞密楊欽義劉行深議約救監軍不得預軍政二樞密然之於是師出有功故知欲裁制中官就其中擇忠智者與之謀其處之未必不善於外廷所為也宣宗乃曰比衣紫則相與為一何其近而不能察也劉弘逸薛季稜方奉陳王而仇士良魚弘志已立武宗是均貴官其心寧能一耶已付夔王與王歸長馬公孺王居方而元元實

王宗實乃推戴懿宗是必紫之人奔走左右宣宗未嘗知其心此所以不能用韋澳之策也令狐綯所陳亦善盡面陳之而露諸奏牘致使比司見而切齒亂之所生也則言語以為階易所以有不出戶庭之戒歟

十年春上命裴休極言時事休請早建太子上曰若爾朕遂為閑人休不敢復言

豫建太子所以重宗廟也君存而國本之君終而嗣子立宗廟有託不為姦人所窺聖哲思深而計遠之所為也宣宗閑人之喻一何異哉其意以為有太子則人心向己不專各有為後日慮已雖未閑猶閑人耳裴休既發其端當卒其說使以文宗武宗為戒彌留之後已立者為人所廢當立者為人所排雖欲開一言不可得也此帝所目擊而

太子可不早定耶如此則宣宗亦必惕然而省矣嗚呼已
為憲宗子既越四朝夫豈有天下之分者踐祚十年年及
不惑猶以大和為心靳於其子雖賞罰嚴必措時康定而
器局褊促無人君偉然之度漢文帝曰朕自任衣冠念不
及此故節用愛民惟恐不及其遺詔曰生必有死奚足其
悲苟道此於宣宗之前得無望洋向若而嘆耶

判戶部有關上欲以韋澳補之澳辭上不悅澳告其親曰主
上不與宰相僉議私欲用我人必謂我以他岐得之坐出帥

河陽

韋澳受知宣宗厚矣借使上自用已夫亦何嫌而澳以私
而不公寧忤旨外補亦可謂見得思義者矣人臣必以君
父親擢為榮人主必欲以出於己意為親非也百官必欲

輔必欲使恩歸於我非也惟其公而已天
下人才之衆非宰相安招廣引人主安得而知之故列于
庶位者宰輔之職也至於耳目之官喉舌之任股肱心膂
之選非人主識別賢者舉以自近則必有此黨阿私之患
故用人惟已者人主之道也

魏謩為相議事於上前他相皆委曲謩獨正言上每嘆重之
然竟為令狐綯所忌出帥西川

正直為諂邪所勝如此哉唐惟貞觀君子常勝裴寂不得
與房立齡並封倫不得與魏徵並宇文士及不得與王珪
並此其所以致治也蕭嵩韓休並立休以正直受知矣竟
為嵩悲詞所傾陸贄趙憬並立贄以正直受知矣竟為憬
不言所傾李吉甫李絳並立絳以正直受知矣竟為吉甫

柔媚所傾鄭覃楊嗣復並立覃以正直受知矣竟為嗣復
趨退所傾李德裕王涯並立德裕以正直受知矣竟為涯
順旨所傾魏謩令狐綯並立謩以正直受知矣竟為綯委
曲所傾如是者十蓋七八此中智之士所以甘同於小人也
莫獲其利至於變操守喪廉恥安行而不顧者也自人君
論之好賢不取惡惡不著任賢而貳去邪而疑豈非主道
之甚病耶

右補闕張潛奏藩府代移之際皆奏羨餘為課績朝廷因而
甄獎夫財賦有常非重取於民刻削軍士則安得羨餘南方
諸鎮不寧皆由此也變故一生所蓄既遭焚掠發兵費又百
倍然則朝廷何利焉乞自今藩府長吏不堪賦歛不減糧賜
獨節遊宴省浮費而能致羨者然後可賞也上嘉納之

憲宗喜進奉土產乃祖代德之弊然當朝多賢相繼論列
雖實不能革猶文為之禁穆敬而後遂無得諫者非無進
奉也蓋以為常例矣故立德裕收諸道勅軍錢帛入備邊
庫然因私獻以為公家費策之次也觀張潛則益信羨
餘之進累朝相襲明矣雖然潛之言曰長吏不增賦歛不
減糧賜獨節遊宴省浮費而能致羨然後實之審如是將
安取餘且方鎮專制境內其倚法以前朝廷何自而稽之
羨餘之名存而甄獎之令在彼必曰此皆節省所得而非
增削所致也況其名不亡其實病源且莫不若禁絕羨餘
無得進奉則貪穢無所損矣

河南也淮南大水徐泗漢汝數百里
禍福各以類至故三川定六知周將亡岷山崩江水竭而

知漢將亡龍劬亂徐士芝舉起山東唐自是亡則河南北
淮南大水而徐泗為甚天之示我明矣夫天地尚明悠久
非如人喜怒報施之促也禍在十年之後一世之外則
目前災異誠非淺之夫所經意或曰未必然或曰天道遠
或曰縱或事應必他入為之於是置而不恤至於國家敗
壞則亦無如之何矣唐之君臣知傲畏災異者為少宣宗
又致小康其忽之也固宜安知其子孫之被
上長子鄆王溫無寵常居外宅愛第三子燕王
故久不建儲及疾甚密以滋屬樞密使王歸長
方使立之三人皆上所厚也左軍中尉王宗實
之為淮南監軍副使元實曰何不見至西
至寢殿上已崩宗實叱責歸長等殺之迎立鄆

立嗣天下至重事也必賢必長
不作鄆王居長不聞過失宜早
心欲立滋盍亦及時而定孰重
留時斷之弗早一旦疾亟私以
大臣謀之自以為得所付矣皆
變置移易於叱吸之間然則向
序果何為哉夫有一命之爵百
有天下為心雖子亦斬與之比
楮間物竊相付與不亦惑之甚
奉長君蓋素不為上所厚事勢
長等意屬鄆王安知不貴不以
欲與出於已則是非賢不肖不
不相反故王宗實其意宗

之事不可不辨也

懿宗

唐紀

二年一日兩樞密詣中書官議得公慶繼主獨揖宰相杜
悰受宣三相起公慶出斜封文書乃宣宗六和時官官請鄆
王監國奏也曰當時宰相名者欲以反法處之悰對而盛
之曰當於延英面請聖旨公慶去悰謂兩樞密曰主上新立
當先仁愛豈得遽成殺宰相事習以性成樞密不自愛乎
二人曰當白至尊非公無人及此慚悚而退三相請宣息悰
無語皆惶怖悰曰無慮既而開延英上甚悅

司馬氏史學尤精而通鑑去取有難喻者如不信子房引
四皓多取杜悰事迹之類是也唐中葉已後人君嗣世柄
在官官習以成風固不使宰相預謀豈於事定之後責其

同異也惟德宗信譏以疑似殺劉晏而開成之末內有黨
與故武宗怒楊李二相意不屬已然一聞李德裕辨析則
亦中解無必怒之意也况懿宗庸懦無寵不得立而得立
已出望表豈能於二年之久追記當時宰相不署監國之
奏乎正使有此亦必自形色辭與杜悰相反復豈悰附語
於三中人遽能止之也方宣宗疾革王歸長等受密旨立
夔王王宗實亦元寶知之徑至寢殿上已崩乃叱責三人
者迎鄆王而奉之又安得官官請鄆王監國之奏審欲治
當時宰相是援立者自以為功則此旨當出於王亦兩實
揚公慶文何預焉是故以情理參究必無是事特杜氏私
錄書偽以取名耳不可不辨也

四年二月甲午朔上歷拜十六陵

物有本末事有終始知所先後則近道矣虔恭宗廟孝思不足又瞻展陵寢奉先之意亦勤矣以懿宗行之載於史籍想其時味其事則若不相似然何也禍亂起於嶺南不思弭息之道方且耽宴遊奉釋氏怠於政事所以嗣守洪業者無其本矣顧乃僕僕數拜於墟墓間一日而徧十六陵以是為恭亦末乎禮曰父沒而不能讀父之書手澤存焉耳母沒而杯圈不能飲焉口澤之氣存焉耳能讀父書而飲杯圈猶為既其文者若務本之道則不止是懿宗當以耽宴遊之心而卿問學奉釋氏之意而尊賢德變怠惰為憂勤華侈為儉則雖不拜諸陵子孫之孝未失也

五年三月彗出干婁長三尺司天監奏星名含輿星瑞星也

主六喜慶請宣示中外放諸史策從之

彗即字也字言其氣彗論其象氛禔字字如彗掃然天變之大者也春秋書彗字三各有其應以明天變之不可忽也據歷古占家之言皆曰除舊布新無他說焉其光芒長大者其禍緩短而急者其禍促則未有以為瑞者也星孛而為瑞則日月薄蝕雷霆風雹苗霜皆可以為瑞矣後十年龐勛亂于徐泗東方騷然亂甫定而懿宗崩又五年三仙芝黃巢相繼而起毒半天下比其戡定唐亦亡矣禍之未然智者知之必思患以豫防患愚夫淺人朝不謀夕何暇為來日計况十年之後乎是故謬亂名實以天變為嘉祥取說人主揚收曹確為相曾無格君警懼之戒及聽司天謠奏其孔子所謂無忌憚而不畏天命者歟

一曰宴遊供奉樂工五百人每行幸扈從十餘萬人
不可勝紀

工人欲自微而著皆若火之始然泉之始達聖王昭儉
推以无天下其放至於賞益而不撝路費而不拾魚鱉
野亦不可勝用武備卑抄亦不取侵侮無求故也及侈心
一動莫為節制於是酒池醢醢不於杯勺肉林暴殄木於
多載益膏柱炬不於照燭之上繡木不於館一優伶預政
本於絲竹帑廩掃地不於好賜其作始也簡其將畢也四
海困窮猶不足供夫欲以克勤克儉為賢任尹以豫
心儉惡為訓未有放慢者汰而能永者也宣宗有子長立
不知教特以宴遊無度遂敗基業五子之歌所謂有一
于此未有不亡官刑之儆所謂邦君有一亡身國必亡者

豈欺後世哉

上以樂工李可及為之威衛將軍曹確諫曰太宗定文武官
六百員以待天下賢士雜流不可處也文宗欲以樂工為王
府率拾遺竇洵直諫即改光州長史乞以兩朝故事別除可
及官不從

曹確之諫善矣而援太和故事請除樂工為州長史何其
知一而不知二歟為民上者必擇仁明士大夫然後所部
畏愛之今以樂工為長史其麾下優伶皆唾手而起民其
謂何確之言曰文宗以樂工為王府率用拾遺竇洵直諫
改長史夫文宗無聲色之好者也史稱其退朝惟以書史
自娛而且有此失則知史不得人隱漏失書之事多矣

徐泗觀察使權善曾性嚴刻募兵八百人戍桂州六年不代

舟曾以軍幣空虛發兵費多更留一年或卒屢乞代還不得遂作亂推龐勛為主沿江東下至淮南都押衙李湘言於節度使令狐綯曰徐卒擅歸為亂以奇兵擊之可擒也若縱之至徐州為患必大綯以無救書乃曰彼在淮南不為暴聽其自過可也

何以聚人曰財故省費節用恐窮竭而召禍也民無信不立故明約慎令恐欺詐而人携也徐卒所以叛者為崔卒曾失信而已音曾所以失信者為軍幣空虛而已自宣宗末年二西湖南宣州軍相繼逐帥而叛言事者以為潘鎮減削衣糧以充貢獻之所致况懿宗窮奢極侈所費不貲則斂財之苦心又多以州府調度僅足自給一有變故無以應之如徐州是也然則彼與信豈非為國之急務乎令

狐綯事宣宗十餘年再出輔弼雖爾身在以忍惡事終以從權事向恩李湘之言百潰兵何足平者乃偷字便已

忽略不謀唐有典刑豈容免責哉

勳攻彭城不核時克之囚音曾殺戮等三入上表求節鉞崔彥曾言數百里之地為之牧長其賦銀錢濟以出元又行刻害不濟以怨委之任一將軍中懷怨而不知付庫空虛無以遺戍而不備又夫八言於遠適久屯之士以此守常難乎之善後矣况當變故乎其囚殺於賊蓋自取之也同昌公主適右拾遺韋瓘衡領宮中珍玩為資送未幾拜同平章事

懿宗固駭夫韋保衡無知抑又甚焉右丞裴坦子娶宰相楊收女收具送甚盛坦怒曰破我家矣立命壞之已而收竟

以賄敗保衡躬自蹈之又以寵為宰相是速自敗也是故懿宗愛其女而納諸後汰不節以禮保衡溺其妻而遷於富貴不制其欲皆不得其死天道虧盈固其常也

陝州觀察使崔堯以器韻自矜不親政事民訴堯指庭樹曰此尚有禁何以言旱杖之民怒逐之堯渴求飲以溺飲之坐重昭州司馬

人各有才而其用不同苟自知其所宜為則無不勝任者在堯為民父母而不親民事猶朱而不赤墨而不黑是才不中器也則其以器韻自矜而遭部民汗辱自己求之耳亦可為居其位不事其事者之訓矣

堯宴委任宰相路巖巖奢靡受賂左右用事陳蟠叟因言對曰請破邊咸一家可贍軍二年上問咸為誰對曰

上問流蟠叟於愛州

古人云意怒以類者對功者譽多懿宗為路巖而此邊咸為邊咸而流陳蟠叟蟠叟已忠臣也邊咸宰相之惡也也其輕重類乎人主固不可不信委宰相在得其人則不荒暴虐如齊高洋者苟得一揚惜猶足以免其身已既不親政事而以大柄授之匪人之人也又務營私而以心腹託之臺隸於是貨賂上流官必詰價公道雍塞紀綱亂而不可支也之勢作矣

最重保衡言重承訓討虜勳時逗遛不進不能盡其餘貨貪庸獲不時上功與重承訓司馬

康承訓討虜勳破績及焉當其時不聞逗遛之事勳既平亦無餘賞不盡者卓然已領賞典矣而路韋二相復治之

史雖不詳其事以爲度之二人愠賄之不至也于時會
公行叢保衡爲臧自承訓必自以有功當得故不通鑑
既累月矣叢保衡以爲終不我與也赫然而怒誣以罪惡
觀其奏語曰又會虜獲不時上功二人之情實於是
夫爲人大功而忘其無貨納于重典而竄之遐荒快意一
時從自及也豈不爲後來之戒哉

國子司業叢叢告郭淑妃陰事上大怒杖殺之

孔子曰君子志不出其位又產曰行無越思不學之人固
不知此矣豈教裕身爲師儒是由文學選宜亦讀聖人之
教何乃從也亦告許耶懿宗殺之淫刑甚矣淫刑人能譏
之教裕出而而言又言非所宜言得無罪乎

遣使詣法門七迎佛骨導衛之盛過於郊祀上御安福門

漢廷流涕霑臆

異端之難破習俗之難回也重以賢祖宗倡之則庸子孫
無責矣人莫懼於死元和迎佛骨未幾有安駕之禍以此
警之宜其悚然而止乃甘心焉至於膜拜流涕苟非悲悼
感心何三於是于以見懿宗年齡之近促矣

韋保衡以劉瞻工琮先在相位不禮於己譖而逐之

史之言如此以愚觀保衡非爲劉于不禮於己也直以寵
其妻故爾于琮亦尚主亦爲相然前朝姑氏也是以保衡
怙帝婿之愛不欲廣德主出同昌之上而劉瞻則以諫繫
繫家取怨爾身居輔相國家安危生民休戚係焉其好惡
喜怒乃皆爲妻而發以此求全天理所不容也

僖宗

唐紀

以劉瞻為相瞻之貶也劉鄴有力焉至是懼延瞻置酒唯歸

劉瞻之死其猶費禕待郭循之失不得同郭尚公見魚朝
息之量歎劉鄴與韋路為黨瞻豈可與之同朝公謂其罪惡
顯逐之可也既不能然又開懷不疑以蹈不測此古俗以
推賢無智為推誠者也然則死生無定命乎曰瞻之死與
之至嚴藩之下斃乎桎梏之間者相去幾何孔子於沽酒
市脯猶且下食季康子饋藥拜而受之曰丘未達不敢嘗
乃飲仇人之酒難以言盡其道而死矣
上平少政在臣下南牙北司互相矛盾繼懿宗奢侈用兵之
後連年水旱盜賊遂起

懿宗之間天下已亂宰相韋保衡劾劉鄴趙隱雖不能大正

人主之終始蓋出於策與兩中尉公議之曰政事不修中
國多故若一長而賢者非惟宗社之福實與南北司交有
私心少若涉淵水求濟難矣官官中宜無忠
智之人聞此亦必悚然更慮而宴安之寵祿亦不預知至
使僖宗以十一歲兒踰越四元春然尸位遂以亡唐古人
所謂焉用彼相者其類隱保衡之請耶

秋七月蝗自東而西蔽日所過赤地京兆尹楊知至奏蝗不
害稼宰相百賀

治世不必無螟蝗亂世不必有之故古者修去蝗之政至
於人力不克亂雲蔽日月以過赤地則兵起大亂之兆
不可不畏也王恭去年如是矣僖宗時小人盈朝觀此大
異反稱吉祥下拂人心一致天怒安而行之國之將亡語

諛佞爲更唱迭和蓋人妖也尚何物恠之察耶
西年十月鄭畋王鐸盧攜爭論用兵於上前畋復一疏論之
六不能決

自三年十二月三三相論用兵遣將至是一年上曾不知所
從這廢置及其究也賢不肖俱休而兩罷耳目所及尚且
如此安能折衝於千里之外耶僖宗諸相幸有鄭畋若專
一三三策以討賊之任付崔安潛張自勉李瑒三人賊必可
二二二雖然秦有趙高而後關中兵起漢有十常侍而後黃
巾賊作王使畋計得行芝巢破滅而田令孜在內與僖宗
如一人畋獨且奈何其以唐亦必亡而已矣

張武節度使李國昌之子克用更冠諸軍兵馬使李盡忠等
附之會大同防禦使段文楚減削軍食又用法峻軍士怨
怒盡忠帥牙兵攻執文楚請克用爲留以用令軍士以文
楚食之表求勅命朝廷不許克用據雲中朝廷以國昌爲大
同節度使國昌得制書毀之與克用合兵攻陷遮虜塞武節
鳳等軍

子爲尚亂父請討之可也未嘗使其父討其子者止使石
亦必假手於人不親其事也大同之命朝廷可謂不能
推忠以處事矣激而生變又興討伐之師曷若審慮於始
耶夫淺中暴悍之人則無所爲而作亂若英雄豪傑必書
智勇以待事變而不肯輕發也是役也段文楚激之於
下朝廷激之於上固李氏父子欣逢之良便矣文楚前爲
豎管經略嘗罷三道戍兵取其衣糧自募土人御蠻寇所
募纔得六分之一而隱其餘直於是邕州爲賊所破文楚

親罹其患餘習不悛又施之大同戒削軍食以致怨怒州
既爲人所奪身又隨而薙醢故徧觀小人之聚斂者非能
於天時地利之外不取諸人而能有也小則喪軀大則亡
國故聖人切以爲戒也

上以羣盜爲憂王鐸請自督諸將討之乃以爲荆南節度使
南面行營招討都統

木之枝葉病必其根與心先朽人之四支臂足不爲用則
元氣不足以及之矣京師者諸夏之本也王鐸憂賊而不
治其本雖三禱並行諸道丘盡發不能已亂祇以滋之耳
無亦力爲上言官宜擇政綱紀紊亂將帥廢學不肯盡力
若有開藉格去非心治自內興外患彈矣不然與其無益
曷若養身而退之爲愈也

高駢請自大通趨崖州擊黃巢朱黃巢以遁走乞救王鐸盛兵
守昭桂梧州之險不許

高駢舊在嶺外立功知其地利乘其威名正可用之時所
建白者良策也王鐸爲都統近在荆南又應接之便也而
朝廷不從則亦挫沈丘盧瑒昧於制勝之道耳爲宰相而
不知兵輕用人國以致危殆安得專歸罪於此司哉凡人
才氣當及其鋒而用之高駢既不得所請又移鎮淮南知
朝廷不足稟其精銳亦自銷更不復能振矣

劉巨容擊敗黃巢巢渡江東走或請窮追巨容曰國家喜負
人有急則存撫將士事寧則得罪不若留賊爲言貴之者負
巨容所言國家喜負人者殆見昏君暗朝之事而不知明
良之遇臣主之契耳彼立功而致敗不克保終者往往有

以取之若謝安裴度之杖蓋亦稀矣夫食人之食則事人之事乘人之車則憂人之憂解后有成適足塞責而必望非分之報少不如意則生怏怏之心此臧獲下陳之見耳若巨容留賊以為軍實又以為鷹犬自期也若審此數盡力殄賊恩榮立至為唐勳臣顧不賢於李愬自封之醜耶一念不善縱賊拱橋他日無辜斃於奄夫之手非不幸矣

國昌克用北入達觀居于陰山赫連鐸賂達觀使取之克用知之與其豪傑飲酒言曰吾得罪天子願效忠而不伴黃巢北來必為中原患天子若赦吾罪得與一輩南面立功不亦快乎人生誰能老死耶達觀知其言不置乃止是時黃巢方寇江左未入淮由李克用寄身陰山之後

相去五六千里中間州鎮不一而知巢之動靜則其經營之略耳目之速為如何天下未嘗無才才無華夏之異金日磾李光弼皆有大功於唐至者也而唐失之於克用尚使早得而使之東南之寇何足平哉其與達觀言者人為孫辭避禍非也實言其志耳惟實故達觀信之詭詞為貌可暫而不可久非辱則殆又之矣

田令孜聞黃巢已入關恐天子主貝已歸罪於盧攜貶太子賓客攜飲藥死

常人銳始而怠終若持志之士則老而益壯蓋志立則不衰可衰者血氣也故三軍衆矣而有可奪者謂帥也匹夫寡矣而有不可奪者謂志也元稹盧攜初年奏疏其意氣豈不壯哉然自澆於北司義理不勝利欲為主其意謂媚

竈可恃以安也。不知以勢合者，勢傾則離；以利合者，利窮則散。故揚收雖叙宗於玄价，終有賜死之刑；盧攜雖無許於令孜，終有飲藥之厄。而交結匪人，耽於寵祿者，猶不以爲戒也。

巢兵尤憎官吏，得即殺之。

武王伐紂，稱古人之言曰：「撫我則后，虐我則讎。」然則斯道也，其來久矣。奚爲後予欲其后者也？如此時日，曷喪惡其讎也？如此長吏民之父母，又曰：「師帥仁義，訓治之責備焉。古之時，有爲縣令報仇者，有爲郡守雪耻者，有從其征伐，饑凍而不忍去者，有不忍其敗就戮而無二心者，今乘車戴冕，至爲人然，疾甚於虎狼，虺何以致之哉？雖曰盜憎主，人此非民之常情也。民有常情愛之，則懷惠之，則歸耳。而暴官虐吏，每以百姓扞頑爲說，推剝困苦如恐弗及，罔不小大好草竊姦宄。於是天下之心冰解凍釋，不可收拾爲官吏者，無逃生之路矣。

張直方多納亡命，匿公卿，巢殺之。

張直方爲金吾大將軍，而迎黃巢，旣臣之矣，而又納亡命，匿公卿，是將圖巢，歟？抑有他志，歟？有他志者，與巢何異？將圖巢者，曷若從駕而出，圖功於外乎？反覆如此，爲亂而已矣。其見殺也，宜矣。

張濬嘗拜田令孜，令孜召朝貴飲，濬耻於衆中，拜乃先謁之。令孜言曰：「令孜與張郎中清濁異流，旣慮玷辱，何憚更改？今日於隱處謝酒，則又不可，濬慚懼無所容。」

張濬才氣亦有過人者，觀其教李康奉糗糧於行，在責王

敬武效忠於朝廷其與庸遠矣卒之功名不立何也急於
自售行事反覆故也九宦官之收士大夫必屈服之或為
門生或為父子以要其不叛張濬下拜既委質矣而畏人
之知抑何異於掩耳盜鍾使其抑欲制心克忍克慎豈不
以其才氣表見於當時哉故賢達有言富貴易得名節難
守又曰富貴有命枉道以求徒喪所守自古如此者可勝
數哉

鳳翔行軍司馬李昌言將兵屯興平糧饋不繼還襲府城節
度使鄭畋語士卒曰行軍苟能滅賊亦可矣乃以留務委之
即日赴行在

人固有能謀而不能為者鄭畋是也畋為僖宗書命將
策視諸相為賢矣及其當大政身任討賊乃不知居重

輕而倒扶太阿又不知和衆豐財而士有饑色坐被襲逐
何耻如之此用之者違其才而畋不審己之過也

高駢好神仙信用方士呂用之熒惑百端有同兒戲

方士眩人大抵如文成五利張果呂用之所言智者固不
惑矣而漢武非愚人也及其惑也如嬰兒之未孩易耳目
而不知則方士眩人之言有不可不指摘庶後覺之易悟
也凡言天仙降格者若其果然則其服食器用宜非世間
所有然後可信今竒恠其字而不含筆墨產險其詞而不
離俗意或至書之鍊綺藏之隱僻終無足異者甚則震雷
揚火御杯勺散肴核聞然如有聞乃不出於日晝之時皆
在夜昏之後帷幙之中有人為之迹非世所無之物也由
是論之孝武之高呼與夫壇祠盼響及明皇空中告語

崔浩天人接對等事皆以自誣又以欺世至呂用之益踈矣然高駢方日夕跨木鶴以俟其飛固不能辨天上之無銅劍與青石也愚智紛紛同為謬悠可付一笑耳

加高駢侍中罷鹽鐵轉運使駢攘袂大詬表詞不遜上命鄭畋草詔切責之

高駢立功安南建績成都其才有足用者一旦桀驁犯上無忌則由在鎮海日請討黃巢朝廷處置失宜遂生侮玩之心耳是故處之得其道雖悔可以為功處之失其道雖利反以為害僖宗答詔責駢獨使鄭畋為之何也以畋與駢素有隙也駢既失臣禮夫豈語言可下畋為輔相無亦思制馭之道而順旨不辭因逞其忿遂使王言有類相詬不亦辱乎陳敬瑄榜邛州九阡能黨皆不問未幾邛州申捕獲阡能叔

父行全家三十五人請準法孔目官唐溪曰此必有故諷其所以然果刺史求行全良田不得故恨之行全密餉溪金百兩溪怒斥使去

所謂亂者宜然而不然不宣然而然也宜然而不然故孔孟窮為旅人不宣然而然故莽卓貴極卿相撥亂者反之而已人各當其分物各止其所則亂者治矣唐溪明足以照姦智足以守信廉足以裨身若使處敬瑄之位阡能韓秀昇楊師立之禍何自而起矣由是觀之自古衰世人才之易地者豈特一唐溪哉經世之士所以汲汲於求賢惟恐不聞良有以也

李克用進屯沙苑敗黃巢之卒揆王鐸承制以克用為東北向行營都統田令孜欲歸重北司稱鐸討黃巢以無功卒用

揚復光策召沙陀而破之制罷鐸兵柄令改以建議幸蜀為己功令宰相共請加賞上以令改為十軍兼十二衛觀軍容使

召李克用雖揚復光之謀用其言而出墨勅則王鐸也是時克用初一小勝賊殊未憖而田令孜遽行私意還遣元帥但欲歸重北司其視國家危殆曾不槩於心故刑餘之人慘忍受害如此僖宗年漸長矣不知蒙塵之辱宗社之憂反以播遷歸功勅使嗚呼不仁而可與言則何亡國敗家之有雖然以憲宗英明寵一吐突承璀自其為太子時終身不能去於僖子何誅

時民間無積聚賊掠人為糧河南數十州咸被其毒瘠地寒鄉其人儉嗇其受禍每輕四通五達之衢舟車商

賈之會上沃物阜民俗汰侈其受禍每重江淮荆襄自代宗末漸罹江革其後裘甫王郢黃巢秦宗權相繼殘戮重以藩鎮擊兵及各有分地然後少止數十年間所殺豈可以數計哉故善卜居者甘乎寂寞之濱善為生者不以富貴為子孫累處亂世而能貧庶乎其可免矣

東川節度使楊師立以陳敬瑄權盛心不能平敬瑄遣高仁厚討韓秀真也語之曰成功當奏以東川相賞師立聞之怒曰彼此列藩何得以我疆土與人田令孜恐其為亂因事敬之師立不受詔舉兵以討敬瑄為名

陳敬瑄妾作勿論可也而楊師立何其蔽歟是時天子在蜀若高仁厚受命而來為人臣者無以有已安得據城而拒之為師立者聞敬瑄之言表請入朝可也比仁厚立功

一以州讓之可也智不出此乃爲反逆而死由以外物爲重
昧於取舍去就之義夫烏知兩臂重於天下哉

黃巢圍朱全忠於汴州全忠告急於克用克用破巢走之營
于城外全忠固請入城置酒禮甚恭克用使酒語頗侵之酒
罷揚彥洪與全忠謀圍驛而攻之克用僅免全忠誤認彥洪
爲克用而殺之克用明日移書責之全忠復書曰前夕之變
僕不之知朝廷自遣使者與揚彥洪爲謀彥洪既伏其辜惟
公亮察克用還晉陽上表請討全忠優詔和解之克用終鬱
鬱不平

晉汴交惡失自克用始克用固全忠所忌也然新救其危
解其困全忠雖欲圖之必未敢發其固請入城特欲示勤
厚伸謝悃耳而克用不謹於禮無古者諸侯相見之儀乘

酒使氣以語侵之全忠禍賊之心而召其兵全忠笑矣

克用豈爲得乎克用既得免全忠書與全忠曰茲者遠赴

急難苟免墮敗敢圖尚誼館穀加勤而鼯鼠飲河過於杯

勺笑語卒獲昧乎古人之戒不知其郵有失温恭之道至

煩督過深用愧懷將佐有言思雪憤耻各由涼德違敢修

怨方天子播越宗社陸危乃忠臣畢命之秋義士捐軀之

日克用才雖鄙劣志思奮勵公若宥其脫略使得自新延

首勤王之師願與同盟之後揚彥洪忠於所事諒匪私仇

黨加刑誅祗重吾過敢布腹心惟公實圖利之即整比軍

伍而去如此一舉而天下之譽歸晉陽矣乃不省已失力

校犯者擊兵至死志不克伸惜哉

義昌節度使兼中書令王鐸過魏州侍妾成列服御鮮華如

承平之態節度使樂彥禎之子從訓伏兵殺之掠其資裝侍
妾而還奏云為盜所殺

古人有言匹夫懷璧不可以越鄉易曰慢藏誨盜冶容誨
淫王鐸犯此其及不亦宜乎鐸在相位不明是非乃同盧
攜而沮鄭畋信裴渥招賊之謀庇宋威欺罔之罪一年之
間使賊大熾及為南面都統又不能式遏黃巢更生劉漢
宏一寇然則謀議乖刺施置乖方政之所殺多矣晚而蹈
禍亦豈特驕奢汰侈之罪哉

李克用進逼京師天子幸鳳翔克用表請還宮誅田令孜令
孜劫上幸寶雞等臣皆不知明日孔緯追及乘輿上使深屈
翔召百官時令孜弄權再致播遷天下共忿宰相蕭道以令
孜在上側辭疾不往帥百官上表請誅令孜及其黨辜昭度

遣召朱玫迎駕玫亦惡令孜遂與克用合追逼乘輿上幸興
元玫還鳳翔欲立襄王煜遣拒之玫脅百官立之使遣為辭
又遣辭玫自加侍中以遣為太子太保遣稱疾歸亦樂

天子蒙塵雖外諸侯猶當奔問官守况輔弼大臣任耳目
股肱之寄者乎田令孜自上為親王時有寵既而位擢為
中尉付以政事于時蕭道未顯用也及乘輿播遷至古綿
遣自工部侍郎拜相其可為不可為蓋於此有決乎如以
國步顛危不克負高則力辭不拜可也如以人臣之義事
不辭難則死生以之可也今日之令孜猶前日之令孜豈
前日可與參決萬微今日惡其在上下左右乎且已未嘗為
上極言令孜敗國致寇之罪亦安可望帝自悟而悻悻不
從乎故召朱玫雖曰奉迎重駕而重駕實由此危殆矣雖

辭撰冊文不從朱致廢立之謀而亦保其官保之命矣與
君臣之際如此乃辭疾歸亦樂如他日何

王行瑜殺致王重榮殺愠車駕還鳳翔詔誅偽宰相書謂鄭
昌圖裴澈時朝士受愠官者甚衆法司皆處以死杜讓能乃
爭之免者什七八

蕭道之罪固可以死乃之鄭昌圖裴澈則有間焉宋氏謂
宰相孔緯與道有隙劾其偽署而殺之緯道何隙直以上
在寶雞遣緯召百官而道辭疾不見以是為憾耳雖道
有拒朱致之言有罪然田令孜之奏有不撰偽冊無官歸
永樂之節言裴鄭則身謂裴王其事有間矣杜讓能為餘
人力爭而不為遣區別世或以愚考之遣之死由田令孜
韋昭度非由孔緯也遣在謂韋昭度非由孔緯也遣在

度請誅之至是被誅則田韋意也昭度結宦官得為相此
讓能所以不能救歟

高駢將畢師鐸秦彥攻駢城陷囚之

高駢早有功伐據江淮膏壤走集之地財富兵強進可以
師柏文獎王室退可以保土宇修職貢為強大諸侯而
不失臣節誰能禦之顧惑一二方士至於滅亡是故君子
之事其心不以一物自累衣服飲食不得則不生猶直寄
焉餘可知矣虛明正靜可以監天地照萬物何往而不裕
不然衛懿公好鶴謂衛懿公好鶴曹伯陽好田唐莊宗好優皆足以凶于
家而害于國况神仙不死之說英主尚未能無惑高駢愚
人也何以自脫哉

張全義據東都詔以為河南三東都喪亂之後僅存壤垣白

骨骸地居民不滿百戶全義於麾下擇十八人材氣可任者
人給一旗一榜使詣十八縣故墟落中招懷流散勸之樹藝
曰無租稅歸者如市又選壯者教之戰陳數年之後漸復舊
制桑麻蔚然大縣勝兵至七千人小縣不減二千人乃奏置
令佐以治之遂成富庶焉

破殘之餘撫民之效如張全義之在洛邑成汭之在江陵
楊行密之在淮南其始至之日與十年之後戶口有百倍
之增其事皆目前易爲者夫人能爲之而三人獨能成其
功則有異矣使當時必其戶口之增田畝之闢租稅之入
衆建官司分餉軍屯一切科斂皆不得免如承平時則雖
十八縣皆以全義爲令長沒世而無功也惟無是六者爲
民害民所以歸之比及奏置令佐強者勝兵則以富庶之

勢與衆同欲不得不然者然則荒餘之地久而不復惟深
監六害而已矣

楊行密圍秦彥畢師鐸益急彥恐駢黨爲內應殺駢并其子
弟甥姪無少長皆死行密聞之帥士卒縞素向城大哭三日
高駢之在成都殺突將也夜掩捕之老幼孕病無免者嬰
兒或撲於階或擊於柱號呼震天死者數千人有一婦人
臨刺戟手大罵曰高駢汝無故奪有功將士職糧激成衆
怒幸而得免不省己自咎乃更以詐多殺不辜天地鬼神
豈容汝如此我必訴于上帝使汝他日冤抑汗辱驚憂惴
恐舉家屠滅如我今日至駢晚節一如婦人所言或謂此
豈非佛氏所謂輪迴果報者乎曰似之而非也易曰積善
之家必有余慶積不善之家必有余殃曾子曰出乎爾者

反乎爾者也積善有慶是矣而曰餘慶積惡有殃是矣而
曰餘殃蓋積之既久則末流必多故有虞之子不肖而陳
齊事祿而魯之後有國而祿父再亡可見殃慶之必餘也
若夫所得猶未足以償數千人之怨纔足見天道好還之
不差忒耳若夫輪迴之說謂死於此生於彼今世為人後
世為異物負冤於陽明之界而取償於幽陰之府則無是
理也駢感用之使一方塗炭揚行密雖其巡屬起兵赴難
於義已得又能率士卒縞素向城哭三日雖非其誠于以
收揚人之心委秦彥以罪亦假仁之舉也
呂用之之歸揚行密也給去有銀五萬錠埋於所居克城之
中願獻之既而無之行密斬之發其中堂得桐人書駢姓名
於桐桎梏而釘之

畢師鐸破揚州即日杖殺諸葛毅弒之罪未及呂用之之
十一也而揚行密之留不殺何也田之之敗詎為高駢牒
牒行密為行軍司馬又以其棄迎之于天長此行密所以
不殺歟夫天下之惡一也用之既誤高駢有如舉城以授
行密行密亦當數其罪惡肆諸市朝以謝揚土乃受其私
己之意而容貸之及責餉不效然後施刑向使得金其勢
必將不死是行密喜怒生殺皆以利夫豈仗大義圖霸業
之道哉桐人桎梏世所謂祝詛厭禱巫蠱之類或見高駢
受誅必以為驗彼呂用之張守一諸葛毅又誰詛厭之哉
然女子小人冒疾險恨或出無聊之計者鮮不以此自夷
而人主亦多惡之苟明乎理則不惑矣

三月戊戌朔日食既癸卯上崩皇弟言王保長而賢羣臣屬

望觀軍容便揚復恭立保躬壽王傑與中尉劉季述迎於六
王宅

日有食之既人主晦昧之象也越六日僖宗崩然則僖宗
昏庸亦可比之日乎曰天下一家四海一國信雖昏庸固
君父也雖然日有食之既而帝尋崩非儆戒可及天意若
曰唐德將終此其符耳甚哉官緊之喜亡人之國也如不
以亡人國為喜必以安其身為憂思安其身惟賢君可恃
君而不賢亂所由生何身之能保耶揚復恭劉季述至是
盍從中外之望推奉吉王以輯寧邦家而必贊私立少欲
恩出於己雖偷安目前禍不旋踵是不獨喜亡人之國亦
喜自亡其身中人視此亦可以審擇而慎處矣

昭宗上

唐紀

羅弘信擊樂從訓斬之與父彥植皆梟首

王鐸之禍樂從訓為之彥植知而不治又為之隱而以盜
表乃同情也至是父子皆不免則好還之明驗也天明畏
自我民明威人怒於下則天應於上未嘗差忒顧有以速
參差之不齊耳其可忽諸

楊行密擊趙錕擒之朱全忠與錕有舊求之袁襲勸行密斬
以遺之行密從之未幾襲卒行密哭之曰吾好寬襲每勸我
以殺此所以不壽歟

謀議在人斷其可否在己行密知殺之為非而從之是亦
好殺也安得以寬自居高霸等四將及其下數千人無罪
而殲之畫策者袁襲也伏甲者行密也於趙錕亦然故襲
雖不壽而行密嗣子不延豈非好還之明效耶

將祀圓立故事申尉樞密皆袷衫侍從僖宗之世已具襴笏
至是今有司制法服禮官不可上曰事有從權勿以小瑕遂
妨大禮於是宦官始服劍佩侍祠

僭亂之事未有不自微而著故孔子曰惟名與器不可以
假人臯陶曰五服五章哉傳說曰惟衣裳在笥袷衫內侍
之常也易以賤服則恐其生怨無故而與之法服是假以
器而躋之於是有為師傳封王爵特未有稱帝者耳昭宗
所謂事有從權勿以小瑕遂妨大禮此特辯慧小數禦人
以口給不知從權之夕習以為常又安可復取也故亂之
所生則衣服以為階

初張濬因楊復恭以進復恭中廢更附田令致而薄復恭濬
以功名為己任自比謝安裴度李吉用薄其為人聞其作相
曰亂天下必是人也濬聞而憚之曰以當今之勢濬豈
真以服天下上於是廣募兵曾未全忠謂濬曰也濬窮不可
濬力主之

正其身然後能格君其君正然後能定國治世者衆正之
積也張濬以謝安裴度自比是有意於佐時君平僭亂也
而先結揚復恭後附田令致反覆二緊之間東山綠野豈
有是乎不自省己恨人之議之顧欲強兵以力取勝此呂
政項羽所不能行濬何獨能之唐室之勢至于懿僖亂則
甚矣而亡形未必成及昭宗辨急輕信欲速見小利始任
張濬終任崔胤於是唐亡可決向使王搏杜讓能韓偓諸
人獲輔初政必於其位亦必維持國勢不至疾蕪一相之
任其重如此

上曰克用有興復大功奈何攻之孔緯曰陛下徇一時之體張濬建萬世之利上惡勅從之曰竹烟二人毋貶朕羞

昭宗即位至是三年外諸侯雖擅兵相攻未有階藉者及張濬伐河東不勝然後侵叛四起昭宗坐不安席非外諸侯幸王室敗而然由朝廷不分曲直例置是非有以召之也李克用訴全忠曰他日必為國患全忠訴克用亦然兩造之詞固未易折以其事觀之豈不明哉克用有興復大功昭宗自言之矣苟非叛逆尚將十世宥之乃偏聽全忠之訴力主張濬之謀僥倖成功天理人心皆不與也其敗宜矣故辨別是非審錯曲直使各當於理乃治天下銷禍亂之要術也

克用上表曰臣父子三代受恩四朝破寵勛剪蓋巢興義王存易定致陛下今日冠通天之冠佩白玉之璫未必非臣之力也若以攻雲州為臣罪則拓跋思恭之取鄜延未全忠之侵徐鄆何獨不討賞彼誅此臣豈無詞今張濬既出師則難束手已集兵五十萬欲與濬格鬪若其不勝甘從削奪不然方且輕騎叫闔頓首丹陛訴姦回於陛下之宸坐納制於先帝之廟庭然後自拘司敗恭侯斧鑕表至濬已敗朝廷震恐

克用之表詞義直矣禮則不恭曷不曰臣父子三代受恩四朝憑仗威靈遂展微效茲者宰臣授鉞禁旅就行濟河而東遠賜薄伐臣引咎自省蓋有端倪良以拓跋思恭擅取鄜延宣武全忠兼併徐鄆見其受賞失在效尤遂攻雲州董免誅責朝廷公道惟賞與誅賞之所加豈畏強大誅

之所及豈幸寡弱竊以虞舜事父大杖則走不敢與藩格
闔姑欲避其銳鋒躬率將佐前近京闕黨蒙開宥察其精
神方且輕騎叫闈頓首丹陛許姦回於陛下之宸坐納制
救於先帝之廟庭自拘司敗恭俟斧鑕如是則情文兩盡
無可疵矣

夏四月有星孛于三台東行入太微長十丈餘赦天下

天人之際精祲相盪善惡相推天變見乎上則人事變
下人事失於下則天變作於上所以然者天人一理上下
同流故也是以爲君者必修大人之德以居天位先天而
天不違則感之者順也後天而奉天時則應之者正也如
是則日月星辰之行風雷霜雹之降雖有舛逆乖戾而不
爲咎矣昭宗二王皇太子于二台入太微二台幸也太微

帝庭也其象著矣其戒切矣使君相仰而察消而思
正厥事欲銷去之禍之亦已庶可禦乎乃徒以赦令讓之
惡人幸焉良民病焉於是上帝震怒不復可解而姦雄安
利之人各勵其芒氣以掃王室如彗之爲矣

楊復恭專制朝政上惡之出監鳳翔軍

中臣憑恃近君又有兵柄是以恣橫謂人無如已何然
有不自屠者幸輔國程元振魚朝恩之在前田令孜楊復
恭劉季述之在後孰能免乎復恭總宿衛制朝政假子皆
爲藩方又養宦官子六百人皆爲監軍植根固矣家訖立
矣而昭宗一日罷之曾無難者然則向之所爲特徒然耳
曷若忠順不失以事其上之爲美也此可爲中人之永監
矣

王建圍彭州久不下民少貧塞山谷諸寨日出俘掠有軍士
王先成度諸將惟王宗侃賢乃說之招安流離禁軍士虜掠
條列便利七條宗侃以白建建大喜從之明日威令赫然歸
者如市

古人所以廣取士之路者為賢才難知恐其遺也賢而見
遺無與安邦國才而見遺無與立事功是故或取之耕或
取之釣或取之築或取之市或取之商賈或取之屠肆或
取之獄或取之讎或取之盜賊或取之夷狄或取之異教
或取之走卒或取之胥吏或取之工技其廣如此然後賢
才不在下而皆在上賢才在上則下受其賜亂無自起矣
觀王先成之言蓋王建與其將佐智思所不及者一日得
之遂不用兵而下一州然則人才之隱伏於塵土草茅可

勝計哉是宜善而用之俾盡其所長而建不能又忌人勝
已宜其所就之狹劣也夫古之人取賢才之道如彼其不
拘而或者顧欲以詞藝任子兩途以得天下之士彼有實
用而不能為文者地寒族冷而無由自奮者必待詞藝在
乎則所遺多矣

邦名磁州留後李存孝以無寵於克用潛結王鎔朱全忠上
表以三州歸朝乞賜旌節及會諸道兵討克用詔許之節不
許會兵

未識人倫焉知天道張巡以此書示尹子奇者也欲教事
先令順長陸贄以此語德宗者也不能事上何以使下張
濤以此下王敬武者也李存孝雖非克用真子固為父子
又奚一旦叛父請兵討之將何有於君昭宗囚其使却其

表下詔訓勵仍責鎮汴以不當結納之義一舉而克用心服鎮汴內愧存老無所容而綱紀振矣今雖不許會師而賜之旄鉞是教子叛父也子可以叛父臣獨不可以叛君乎故齊景公問政於孔子孔子對曰君君臣臣父父子子建慶請誅田令致陳敬瑄朝廷不許建殺之上表曰關押虎孔宣父不責他人當路斬蛇孫叔敖蓋非利已

公道在上其下服焉治世也清議在下其上惡焉亂世也清議者公道鬱而後有公道者清議違而後行是故賞罰者人主制世御俗之大柄不可以失焉者也司公致敗與國家陳敬瑄敗亂藩鎮置于重典誰不謂然朝廷既不懲而治之會王建有請當亟出詔書獎其為國效忠之志而許之豈不賢於建專殺而不請哉抑且小許在彼之極

詔問臣出虎之譏昭宗宜斷而不斷之過也

唐肅宗史蔡傳發揚行密父祖家行密攻斬之左右請殺其父祖家行密曰何為殺之

父祖家行密見發人子至痛之情也攻傳斬之然可釋矣其稱其犯而報之然後快是言為寇也向使不得傳而世心向不當效尤況已殺之乎行密於是知孝道輕重矣宣宗能駕馭羣才而霸有一方也

李茂貞上表及遺杜讓能書辭語不遜上怒欲討之讓能力止上意益堅官軍大敗茂貞進逼京師上以讓能為解賜之死加茂貞中書令

李茂貞惡杜讓能昭宗左右故為不遜以激怒之讓能能忍矣而昭宗不能也是以墮茂貞計中向若谷以優詔

申論理義朝廷帖然無討伐之計彼亦何辭與亂必不得已嚴備謹守召援於河東亦足以制之矣昔成王三不貴坐享太平非有艱虞憤排二心而知處事之道曰必忍其乃有濟魯昭公高貴鄉公唐昭宗皆在屯難口乃忿焉不相時不度德不量力行其褊心奮其淺謀不察時而亡何他人之咎歟

鄭繁好詆譖為歇後詩上以為有所蘊命以為相宜更往也祭未信吏曰特出聖意祭曰果如是奈人笑何既而賀冬三蔡搔首曰歇後鄭五作宰相時事可矣矣言不獲心謂人當盡任常苦不自知及臨富貴常苦不自知小人欺大抵坐此鄭蔡則自知矣使其力辭不拜豈不遠過得朱朴崖瀨之徒勢利誘之其中怵焉曰利而忘義此

人常態也其言曰知人笑何若力辭不拜誰得而笑之故為利為義一念之頃反覆手之殊鮮君子不可不致慎於此也

董昌苛政重斂以充其獻饋遺甲天下朝廷以為忠官至司徒爵郡王昌求為越王不得愠曰朝廷負我遂謀稱帝

人臣竭忠亦效至計宜勤勞適足以酬塞秩祿智計而不效勤勞而不成不特為秩祿羞且當請責焉稍有功庸即觀賞報己非君子之存心况於歛民財資國爵乎夫竭盡人生養之具而朝廷受其餌易一身富貴之榮而朝廷從其欲怨出於民謗歸於一雖寵亦恩私隨事而至然將何以任之今天秩祿逾分尚不克堪而窮凶極惡之不可任者天人不與有禍無福必矣如不謂然者不以董卓實

憲梁董等言臣之徒監之哉

上以郊畿多盜有諭垣入宮或侵犯陵寢者令宗室諸王將兵巡警南北司用事之官恐其不利於已上章論罷之

昭宗欲使諸王將兵雖非上策亦大正惟計則禁衛將壯外可以懾藩鎮內可以制中官矣此司不但可也而南牙亦請罷之何也此必非臣等所慮昭度之謀直崔昭緯與邠岐為腹心耳小人姦邪視人主昏明剛柔而作止者也李克用有勞於王室則伐之杜讓能為國忠計則殺之李順節出死力去大奄則戮之然則人臣何所恃於君父哉崔昭緯之於邠岐崔胤孔瑄張濬之於武宣蓋懼此也諸臣之罪固大矣致其如此者誰歟故君不君則臣不臣春秋之義所為編本而清源也

克用上表稱王行瑜韓建李茂貞稱兵犯闕請討之行瑜等大懼茂貞上表請罪上大克用且赦茂貞併力討行瑜

昭宗謂不臣之狀行瑜為甚者据李谿罷相又同昭緯被殺此二役也行瑜信世矣然李茂貞求招討使不得遺杜讓能書陵蔑朝廷繼又上表譏誚昭宗尋即稱兵脅誅宰相此三役也皆在行瑜之先然則不臣之狀茂貞為首矣克用於邠岐同華非有父兄之怨特為王室雪耻故仗義而來昭宗不明又任術數陰疑克用偏黨茂貞他日困辱凶終蓋始乎此謀矣

克用既斬行瑜上表請乘勝遂取鳳翔上謀於貴近或曰茂貞復滅則沙陀大盛矣乃詔褒克用忠款而言不臣之狀行瑜為首今且當休兵息民克用乃止

朝廷力足以禁暴誅亂固不藉勢於外諸侯不然固賴一
二賢藩爲股肱之助昭宗胡不虚心泛觀諸方逆順之迹
功罪之狀當是時孰有賢於河東者斷自己心付以兵柄
使之討伐叛侮則朝廷之勢重矣乃用佞浮輕狡之心以
待輸忠效力之臣克用獻策至于再三略不省悟貴近一
言則應之如響自此王室有難亦無顏面告于河東克用
亦不復入援矣或讀昭宗史見其顛躓危迫未有不動心
興嘆者推原其故乃皆自取亦不足悲也

崔昭緯復求救於朱全忠遣中使追及斬之中外稱快
天子內臣無外交朝于諸侯春秋貶之交私議論漢法誅
之况結強藩以爲援劫脅朝廷禁制君父乎此義也愚人
容有不能知茲人則固不肯守所以然者計利害也王室

微方鎮盛政在奄寺陵駕縉紳不外有所倚何以保其身
安其位小人趨利避害自以爲得矣使其永利而無害其
何害如之惟逆理也故所欲未遂所惡已及是故盧攜之
結高駢崔昭緯之結王行瑜李茂貞張濬崔胤之結朱全
忠雖燁燁俄頃間如權花石火未克把玩而誅夷勦族有
不可勝受之酷然則向之不全者乃所以自滅也或曰杜
護能王搏皆賢者而亦不免何歟曰賢而重昏亂之朝固
有不免之理矣儻如韓偓司空圖者又豈有此患耶

茂貞逼京師延王戒不請幸太原上至渭北韓建累表請幸
華州上禪遠去遂從建請以府署爲行宮建居龍興寺

諸侯失國而託之諸侯則有寓公之禮矣天子以四海爲
家其巡守也諸侯避舍以待莫敢專焉蓋無適而不爲主

也雖然此自綱紀不紊時言之耳若夫迫於強暴將欲避之是北辰不居其所衆星將安拱故春秋不以諸侯朝于王所爲非而以王所非其所爲貶焉唐室至是尾大中乾形勢已去將無可爲者必不得已外倚大援亦必擇其人

之可託與否晉陽興王之地李克用有大功於王室延王

戒丕之言是也昭宗又昧於從違寧就韓建夫建乃與邠

攸連兵陳于闕前執戮宰相者也克用豈有是哉事幾再

失是昭宗自從其亡安得歸之天數耶

